

帮岳父洗澡

□陈国江

岳父老了,自己已经不能洗澡了。刚开始的冬天,每周洗一次澡,我开车带岳父到集镇上浴室去洗。长长的一段巷道,岳父要拄着拐杖慢慢地走,他说,不能走快,不然跌了跟头你们难照应。他不是吓唬我。

每次我帮岳父脱衣服,扶着他下浴池泡澡,泡好了再扶他到搓背床上,让搓背师傅给他搓背。洗好再扶他出来,披上毛巾被,再帮岳父穿干净衣服。

次数多了,大家都熟了。就有浴客相问,老爹高寿啊?岳父说,小呢,才86呢。于是大家都赞我,你真是孝敬啊。

其实,这不能算我帮岳父洗澡,而是带岳父洗澡。疫情期间,浴室不开汤,岳父没办法洗澡,我把家里的一间闲屋改造成浴间,装了空调。

冬天洗澡,我先把浴间空调开得暖暖的。夏天洗澡,我把空调开得凉凉的。每次总是先调好水温,用花洒先从脚上给岳父淋水,再慢慢向上,这样可避免应激反应,然后再从头往下冲洗。

每当这时,我都会在心里想,我这一生,竟然没有帮父亲洗过一次澡。坐在

面前的人,若是父亲多好?而岳父于我来说,却无法生出父亲的那种亲近感。甚至在我内心的深处,还记着他的恨。因为我和妻子谈恋爱时,岳父是极力反对的。

每次帮岳父洗澡时,我都会想,那样极力反对我做他女婿的一个人,如今却这样离不开我,也是他没有料到的。岳父老了,帮岳父洗澡,是责任,也是义务。

去年腊月二十八,我们都有洗过洗澡迎新年的习俗。我把岳父带到淋浴间,扶他坐到藤椅上,认认真真地帮岳父把身上每一处都搓干净。洗脚时,每一个脚丫,我都用搓澡巾搓洗干净。

奇怪的是,这一次,感觉岳父就像父亲一样亲切。以前的那种抗拒心理,如烟一般消散。我内心里,再也没有那种怨气涌动。心里想着,过完年,正月半左右,再帮岳父洗个澡。

然而,正月初十,岳父竟然沉睡不醒。我和妻子守在他的旁边,凌晨四点二十四分,岳父在沉睡中悄然离开了我们,享年92虚岁。年前的一次洗澡,竟然是我帮岳父人生中洗的最后一次澡。

三姑

□姜富邦

我的三姑名叫姜华。

在我们大家庭里,三姑可以说是引领每个成员积极向上、奋发进取的人生导师。因为她的指引,一个大家庭至目前已有30多名成员走上革命道路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这在当地是少有的。

三姑16岁时,爷爷、奶奶认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,与其整天在部队医院让人担惊受怕,不如让她嫁人安心省事。此时,三姑所在的医院已接到上级命令紧急转移。准备随时离开三姑冒雨回家辞行。走到家门口,正要推门进去,她恰巧听到家里人正在商议着“大计”。

此时,她又看到有独轮车停放在门前,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随即,她下定决心,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医院。

我听父亲回忆,三姑自幼聪慧。但家里穷,就没让她入塾识字。三姑每天趴在私塾馆窗前听老先生讲课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,之后,她竟能背下来。

1944年冬天,村里驻扎了新四军后方医院。三姑耳闻目睹新四军保家卫国的英勇故事,十分敬佩,主动前往帮助医院看护伤病员。三姑做事心细,很快就能为伤病员煎方换药,清洗纱布绷带。由于在私塾馆“旁听”过,她能识些文字,还经常帮人读药名和说明书,按处方配草药。首长十分喜爱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姑娘。

三姑后来回忆,就在那天晚上,医院首长听了她家里准备强行包办完婚的诉说,当即正式批准她参加革命的请求。那夜,三姑就随军转移离家了。

三姑参加革命后工作积极,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,加之认真钻研医疗护理技术,很快成了医院的医疗骨干。1946年,三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在淮海战役中,三姑参加战地救护。看到一位战士在战壕外负伤倒地,她不顾横飞的子弹,勇敢地冲向前去,在其他战友的掩护下,把那位战士拖进战壕施救。而三姑,却全然不顾自己腿上已经中了敌人的一枪。

后来,在三姑的动员下,四姑、五姑和堂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南京,时年25岁的三姑结识原南京军区空军某团政治部主任许昌隆,如愿找到相知相爱的对象。对此,爷爷、奶奶十分欣慰。

三姑不仅对自己工作、学习要求严格,对下一代同样要求严格。她总是鼓励下一代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磨炼。她在家中自豪地告诉我们,她主动和姑父提议,把大儿子许楠、二儿子许志兵分别送到西藏和甘肃当兵。

三姑情系故乡。她多年来,经常为乡亲们寻医送药。

1986年10月,三姑因病辞世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离开了她钟爱的医疗事业和深爱的亲人。三姑用一个普通军人爱党报国、无私无畏的情怀,诠释了自己无怨无悔的人生。

我与爱妻的故事

□徐其白

我想说说我与爱妻的故事。

记得当年,我25岁,脸型端正,戴着一副红框眼镜,颇有一点学者风度。我喜爱音乐,一曲小提琴《梁祝》就能引来许多人惊异的目光。

当时还是我对象的云姑娘虽然与我文化背景有差异,但她非常淳朴善良。

1981年2月,我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高中语文。

阳春三月,百花盛开,我跟小云喜结连理。从此,我在学校认真工作;她在家里默默付出。凡是节假日,我都尽量回去,帮助挖田、挑粪、收割……减轻她的家务负担。我体力劳动比较少,干起活儿来很费劲。小云看到我满脸通红,汗流浹背,总是拿个毛巾给我擦拭。母亲弯着腰,抬头看着我,就止不住老泪纵横。

国庆节放假,爱妻告诉我,小妹初二已经毕业,家里想让她辍学种田。我想,小妹现在不读书,将来一定会影响发展。于是,我对父亲说:“爸,让小妹跟我去上学吧!”父亲很为难:“好是好。只是家里的农活……”小云急忙表态:“爸,不愁,有我呢!”

就这样,小妹又去读初三了。

周六的夜幕已经降临,我从学校赶回,到了老家屋后,只见田里有几根枝条在晃动。一会儿,母亲提着一篮子桑叶,小云腆着肚子,穿着父亲的旧套衫,她们笑嘻嘻地向我走来……眼泪一下子模糊了我的视线!

为了生活,全家人都省吃俭用。我三年不添一件新衣,就连结婚,都没有购买一双尼龙袜子。小云年头忙到年尾,从不向家里要一分钱。春节前,父亲很

不好意思地说:“小云,你忙了一年,这里有15块钱,你拿去作件衣服吧!”母亲接过钱,硬是塞进了小云的口袋。

第二天,小云把这15元连同我给她的零用钱,拿到商店帮父亲买了麦乳精和橘子罐头;给小妹买布做了件花褂子。

晚上,小云告诉我:“母亲说,待我们生了孩子就分家,我当即就回她,‘这个家永远不分开’。”我紧紧握住爱妻粗糙的手说:“对!大家庭蛮好,就是太委屈你了!”望着她嫣然无方的笑靥,我的眼泪又一次在眼眶里打转。

1982年秋,我忙于高三教学,很少回去看望临产的妻子。直到女儿出生,我才匆匆回家。听母亲说前一天夜里那惊心动魄的情景,我感到十分的后怕。

1985年春,父亲的肝病又复发了。通过B超检查,发现父亲的肝脏极度硬化,摸上去就像一块铁板,而且肝的表面还凹凸不平;加之胆管阻塞,浑身黄染,病情十分危急。

父亲住院了,我白天工作,夜里去医院陪伴他;小云在家带女儿,管小弟,做农活。

在父亲弥留之际,他忍着剧痛对小云说:“对不起!你来我家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。现在我……”小云一边哭,一边说:“爸,你放心,家里有我呢?暑假后,我继续在家陪母亲,小弟跟他哥去读书。”

秋天到了,花香四溢。小妹拿着高校录取通知书,由小云陪着来到父亲的坟前,磕头烧纸,泣不成声……

我经常感慨:这一生做得最正确的,就是我决意娶小云做了爱妻!